

: 09-003-0020

《六祖壇經》第十八講。

經文第三十一頁第一行：

【薛簡曰。京城禪德皆云。】

從這個地方開始。前面說過，當時朝廷，就是武則天與中宗皇帝，下了詔書給六祖大師，詔書的內容說明朝廷對大師的景仰，安秀二師的推薦。可是祖師稱疾沒有奉詔，這是前面講到「上表辭疾」，這就是不願意奉詔的意思，不是真的有病，是假裝著用身體不好，以這個來辭謝。「願終林麓」，就是願意一生在山林之中清修教學。『薛簡』就說了，「薛簡」是內侍，也就是皇帝派來下詔書的使者，他說『京城禪德皆云』。那時候的禪宗非常之興盛，所以在京師裡面，像安秀兩位國師，常常被皇帝請到宮廷裡面說法。薛簡也相當的聰明，所以聞法的機緣也很殊勝，他看得很多，也聽得很多。所以就把他自己所見所聞都向祖師陳述，說京城裡面這些禪宗大德都這麼說法。

【欲得會道。必須坐禪習定。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。未之有也。未審師所說法如何。】

『會道』，「會」是體會，體會大道，也就是我們平常講的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這就是此地講的「會道」的意思。『必須坐禪習定』，這個「坐禪習定」都是指四禪八定而說的。要『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』，那就是不可能。要想明心見性，要想體會大道，必須要修禪定。不知道祖師所說之法如何？不知道祖師你老人家對於這種教學方法，你的意見怎麼樣？六祖大師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道由心悟。豈在坐也。】

這底下的開示是相當的重要。『道』就是清淨心，「道」就是真如本性。這一樁事情是要我們心去開悟，哪裡是在『坐』？「坐」，要能坐到開悟，那我們學道的目的達到了。坐要不能叫我們開悟，這個坐不是辦法。在丁福保《箋註》裡頭舉出一樁公案，也就是前面我們曾經講過的，懷讓禪師座下出了一個大德，就是馬祖道一禪師。讓大師初次見到道一禪師的時候，道一禪師就很著重在坐禪上，就是坐禪習定。讓大師看到這個情形，心裡有數，他將來是要接引他的，所以他就在他那個寺院的前面石頭上，找了一塊磚頭在那裡磨，故意在那邊磨磚頭。磨了很久，就被道一看見了，道一覺得很奇怪，就問他，他說你要磨磚幹什麼？讓大師就說，我想把它磨成鏡子。諸位要曉得，從前的鏡子跟現在的鏡子不一樣，以前的鏡子是銅鏡。銅鏡愈磨愈亮，它能夠照見人。那個磚頭你怎麼樣磨，磨得再光滑，也不能成鏡子，也不能夠照見人。

所以馬祖就說了，你磨磚頭，磚頭怎麼會成鏡子？讓大師就講了，磚頭既然不能成鏡子，你天天在打坐，打坐怎麼能成佛？這一句話把馬祖點醒了，馬祖忽然覺得這個話有道理，於是乎反過頭來就請教讓大師，他說那要怎麼樣才對？讓大師就告訴他，譬如我們駕車，從前的車是牛車、馬車，我們駕車的時候，現在車不走了，那我們是打車對，還是打牛對？道一聽了之後，沒有話說。然後讓大師就告訴他，你學，到底是學坐禪還是學坐佛？如果學坐禪，禪沒有坐臥；如果你學坐佛，佛沒有定相。於無住法，不應該取捨。你要是坐佛，那就等於殺佛一樣。你要執著坐的這個相，這是病，是執著。凡是執著，就是明心見性的障礙。這是說道一禪師最初遇到他的老師，就是懷讓大師，接引他經過的一段情形，說明禪不是在坐。這個我們在前面「教授坐禪」一章已經說得很清楚。

禪既然不是在坐，為什麼我們通常都講坐禪？坐禪這個坐字，

不是說我們這個身體坐下來，而是取它的意思，坐就是不動的意思。我們曉得，當我們行走的時候，我們站立的時候，有些動作，這身體是動的，走的時候是動的，站的時候不安穩，唯有坐的相是很端莊、很安穩的。它取是取我們的心，心在境界裡面如如不動，非常的安然自在，這就叫坐。所以坐是取它的意，而不是取它的相，這一點我們前面都講得很清楚了。

【經云。若言如來若坐若臥。是行邪道。】

這是舉《金剛經》裡面幾句話來證明。

【何故。無所從來。亦無所去。無生無滅。是如來清淨禪。】

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把它講清楚，因為後世有所謂如來禪與祖師禪的分別，實際上達摩祖師所傳的禪就是『如來清淨禪』。「如來清淨禪」也就是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說的首楞嚴大定，「即首楞嚴定是。若頓悟自性，本來清淨，元無煩惱，無漏智性本來具足。此心即佛，畢竟無異」，就是與十方諸佛沒有兩樣。前面是教我們要開悟，悟了之後，這個悟的時候要注意，就是悟的心，心是清淨的，心本來沒有煩惱，心本來是樣樣具足。我們依這個而修，這就是最上乘禪，也叫做如來清淨禪，又叫做一行三昧，前面都說過，在「教授坐禪」裡都講過。一行三昧，這是一切三昧的根本，三昧翻成中文就是禪定的意思。「若能念念修習，自然漸得百千三昧」。所謂百千三昧，就是我們六根在六塵境界上，像《金剛經》所說的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就是成就百千三昧，成就無量三昧。達摩門下輾轉相傳者，就是這種禪，這就是如來清淨禪。以後，仰山禪師又建立所謂祖師禪，認為那是達摩祖師所傳的，這是與《壇經》裡面的宗旨不合，我們曉得有這麼一樁事情就好了。

說到這個地方，因為這是一個關鍵的所在，前面雖然說了，在此地補充幾句也不妨。首先我們要曉得，禪心是不動的，禪心就是

佛心，禪心就是真心，禪心是一切眾生個個具足的，它是真的不是妄的。既然是本性具足的，可見得它不是修成的。我們修行修的什麼？修行無非是去妄念而已！妄念本來沒有，妄念是空寂的。由此可知，本有的決定可以證得，本無的妄念當然可以斷除得了。行人，就是修行人，對於這一個道理，這一個事實，首先要認識，要全程的肯定它，不可有絲毫的疑惑，然後道業才能成就，在修行的過程當中才沒有障礙。底下說：

【諸法空寂。是如來清淨坐。】

前面講了，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無生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」，完全講的是我們自己的清淨心，就是如來清淨禪。什麼叫『坐』？你看這個「坐」，不是我們盤腿打坐這個坐的意思，而是『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』。這樣要到：

【究竟無證。】

這個就是圓滿菩提了。

【豈況坐耶。】

一些人不曉得這個意思，教你坐，認為就是盤腿面壁在那裡坐，這個都是死在言下，死在教下，沒有能夠會通佛祖說教的義趣。這個地方我們也要說明一下。「諸法空寂」，這個是解釋如來清淨坐。《法華經》上說，「一切諸法，皆悉空寂」。這一句話的確很不好懂，為什麼？因為在我們凡夫觀念當中，也就是我們的常識裡，一切諸法好像是有的，一切諸法好像都是在生滅的，我們看不出一切諸法是空、是寂。可是佛給我們講，一切諸法是空、是寂，這是實相。他見到的真實相，我們凡夫見到的是虛妄相。經上常講「相隨心轉」，我們凡夫用的是生滅妄心，所以看到外面境界是一個生滅的幻相，幻境。諸佛捨識用根，他是用真心，真心是清淨的，真心是不生不滅的。所以真心照見諸法，諸法是空寂的，因為諸法

也是不生不滅的，這個道理前面也都說過。

又古人說，「心無起滅，對境寂然」，這就是剛才說的意思。心無起滅，這是真心；心有生滅，那個心是妄心，我們講的八識五十一心所，這個是妄心，是生滅心。如果我們到心無起滅，這用的是真心，真心是常住的，所以對境，境界是寂然的，就是空寂的。

「一切時中，畢竟空寂，即是常不離佛」，佛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覺的意思。我們曉得，覺心是不動的，動就是不覺。到我們心清淨了，離開了生滅了，外面的境界也是空寂的，畢竟空寂的，這個就是佛現前，也就是覺心現前。

《法華經》又說，「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」。在《法華經大成》第六卷裡面，這個註解講，「法空，即佛自證平等妙法，實相真空」。這個真空不是當作無講，如果我們講空，什麼都沒有了就叫空，那叫頑空，不是真空。真空與妙有是一樁事情，而不是兩樁事情。所以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。「法空安心，於諸法中得最自在，名之為座」，可見得這個座就是講安穩自在的意思。「坐此座者，終日說法，不見有法可說」。《金剛經》裡面說，「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」，也是這個意思。釋迦牟尼佛示現在世間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，而佛到最後統統否定掉了，要是有人說如來說法了，那這就是謗佛。這個意思我們要了解，要把它認識清楚。《金剛經》，正好我們這裡有一個小本子，我們來看看這一段經文，很清楚。這段能看見，「須菩提，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，我當有所說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，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」。這一段經文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底下我們再看『究竟無證』。「無證無無證，是名畢竟證」。這還是不好懂，下面給我們做淺顯一點的解釋，「於外不染色聲六

塵」，這就是對外面境界上，我們眼耳鼻舌身，對外面的色聲香味觸，如果把「意」算上去，要對法塵，六根接觸外面六塵決定沒有染著，這是對外，外不能染。內裡面不起妄念，貪瞋痴這些念頭都沒有。「得如是者，即名為證」。這一點諸位要好好的把它記住，我們講修行證果，什麼叫證？我們一天到晚，就像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一樣，我們接觸許多的人，接觸許多的事物，我們的心在這一切人事境界裡面，我們動了心沒有？我們有沒有染著？如果我們內不動心，外不為境染著，這就叫證果，這就叫證。

你「得證之時，不得作證想」，我現在外境不染了，內心也不動了，我證果了，我證了阿羅漢了，我證了菩薩了，你要有這一念就錯了。有這一念是什麼？你又被染了，你心裡頭又起妄念了。因此就是證得之時，也沒有證得這個念頭，這個就叫做無證。可見得證跟無證是一不是二。「得此無證之時」，又不可以做無證這個想法，所以這個就叫做無證，也叫做無無證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祖師在此地所說的，叫「究竟無證」。這個心是決定清淨，外面境界了了分明，決定不起心、不動念，清清楚楚，這個叫「究竟無證」。究竟無證是真正證，是名畢竟證。這是解釋坐禪、用功、修行、證果的意思。下面薛簡就說了：

【簡曰。弟子回京。主上必問。】

『主上』就是皇帝與太后，一定會問。

【願師慈悲。指示心要。】

就是回去之後好答覆皇帝。

【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。】

把這個祖師開示我一定回去報告給皇上，以及在京師弘法這些大德們。

【譬如一燈然百千燈。】

這就是無盡燈的意思，無盡燈這個公案出在《維摩經》裡面。

【冥者皆明。明明無盡。】

就是把祖師這個開示傳到京師，一個人傳一個人，一個人傳一個人，就好像燈一樣，永無止境的向四方傳播，使大家都能夠開悟，都能夠得到祖師開導的功德利益。

【師云。道無明暗。】

這些地方祖師的說法我們特別要留意。他說話的用意，句句話都是點醒薛簡，句句話都是給薛簡開悟的增上緣。所以往往我們在表面上看是答非所問，用意相當之深。前面他講『冥者皆明，明明無盡』，六祖就說，『道無明暗』。「道」是真心，真心裡頭沒有明暗，真心裡面沒有覺與不覺，真心裡頭沒有迷悟。因為眾生迷，佛才說個悟；因為眾生不覺，佛才說一個覺；因為眾生暗，佛才說個明。可見得這些都是相對之法，不是真實的。祖師在前面說過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如果有個明，那還是有一物；有一個覺，還是有一物，有一物就錯了，就像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「知見立知，是無明本」，這是最難突破的一關，突破之後就大徹大悟。所以祖師在此地說：

【明暗是代謝之義。】

『代謝』就是相對的。

【明明無盡。亦是有盡。】

為什麼？因為它是相對的。

【相待立名故。】

這就不是究竟，就不是真實。

【淨名經云。法無有比。無相待故。】

換句話說，法不能夠推度，不能夠比較。為什麼？沒有，它是一個。如果是二就可以對比，二就可以比較、可以較量、可以推度

。它只有一個，那就沒有法子了。所以它不是一個相對的。

【簡曰。明喻智慧。暗喻煩惱。】

這是佛經裡頭常常有的，用明來比喻智慧，用暗來比喻煩惱。

【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。無始生死憑何出離。】

這話我們聽起來很有道理，沒講錯，佛在許多經論裡面都是這麼開示的。我們看六祖大師怎麼說法。

【師曰。煩惱即是菩提。無二無別。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。此是二乘見解。羊鹿等機。】

這個前頭都說過。

【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】

在這個地方我們要記住，在本經第一章裡面，六祖對韋史君開示，曾經說過，要以「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」，有這些話，說「如此修行定成佛道」，這是教誡韋史君的。今天對薛簡說的這個話意思又相反了。這是什麼緣故？不是祖師說話前後矛盾，不是的，而是韋史君屬於初學的根本，薛簡功夫比他要高。因為他在京師裡面常常聽許多禪宗大德的教學，所以他修學的功夫都在韋史君之上，因此祖師教薛簡就不是教韋史君同樣的方法了，而是指點他，教他走開悟的道路，是要教他捨棄初學的境界。

【簡曰。如何是大乘見解。師曰。明與無明。凡夫見二。】

的確，凡夫是『明』就不是『無明』，「無明」就不是「明」，在凡夫觀念裡面是兩個極端，不是一樁事情。

【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】

『智者』不是凡夫，也就是大乘境界，大乘菩薩，智慧很高的人，他曉得明與無明『其性無二』，是一樁事情。

【無二之性。即是實性。實性者。處凡愚而不減。在賢聖而不增。住煩惱而不亂。居禪定而不寂。不斷不常。不來不去。不在中

間及其內外。不生不滅。性相如如。常住不遷。名之曰道。】

這是六祖大師的開示。這幾句話說出了諸法的『實性』。「實性」，性是講理體，一切萬法真實的理體，也就是我們今天一般哲學裡面所探討的本體，宇宙萬法的本體，在我們佛法裡面講就是諸法實性。這個性是一不是二。實性它這個名目太多了，佛建立這許多名目，就是告訴我們千萬不要執著在名相當中。實性也叫實相、也叫真如、也叫如如，又叫做佛性，又叫做第一義諦，也叫做首楞嚴，名目太多了。這是真實的，實就不是虛妄的，實就不是假的。

《楞嚴經》裡面，佛給我們說的十番顯見，那是用一段很長的經文給我們說明，見性是真實的，見性是實性。見性是實性，聞性、嘗性、嗅性，六根根性無有一性不是實性。縱然在凡夫地，並不減少一點點；即使是成佛了，也沒有增加一點點，所以說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。

『住煩惱而不亂』，就是墮落在三途，這是煩惱最重的地方，實性並沒有被煩惱干擾。『居禪定而不寂』，「禪定」是諸佛菩薩的境界，它也沒有顯出一個清淨寂滅的相。我們曉得，禪寂是對於煩惱動亂相對而建立的，因為實性不是相對的，所以沒有這個過失。『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』，可見得它是真實的。『不在中間及其內外』，《楞嚴經》裡面七番破處，或者古人所謂是七處徵心，說得清清楚楚。我們的真性的確是『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』，這叫道。

【簡曰。師說不生不滅。何異外道。】

薛簡聽了大師這一段開示，他心裡起了疑問了，他說你老人家這樣一說，與『外道』所說的道似乎沒有兩樣。

【師曰。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。將滅止生。以生顯滅。滅猶不滅。生說不生。我說不生不滅者。本自無生。今亦無滅。所以不同

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。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。自然得入清淨心體。湛然常寂。妙用恆沙。】

這幾句話很重要。六祖前面曾經說過，「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」，這個一切心就是一切妄念。我們的念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，從早到晚，不知道有多少念頭，就是在此地講的一切心。如果我們在一境界裡面，無有分別執著，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這就是「我無一切心，何須一切法」，佛對你是一句話也沒說了。「須知真無一切心者，八風不能動」。讚歎你，沒有歡喜心。如果一讚歎，你就歡喜了，那個讚歎就是風，風一吹，你就心動了。毀謗你、侮辱你，你生氣了，生氣是你心動了，你被境界所轉了，這是你有心。如果無心，毀譽都不相干。

修行人在菩薩道裡頭習氣未盡，這就是煩惱斷了，的確沒有了，但是習氣還沒有盡。習氣沒有盡的現象是怎麼樣？「瞋念任運起時，無打罵仇他心」。這是在逆境裡頭，有不高興這個意思，心裡有不高興，可是決定沒有打人、罵人或者對人家懷有仇恨的念頭，沒有這個心。貪念任運起來的時候，有這個意思，可是決定沒有營求令得，就是希望我們一定要得到，沒有這個心。「見他榮盛時」，決定沒有嫉妒求勝的心。一切時中，於自己無有憂（就是憂患）、飢餓、飢凍之心。「無恐人輕賤心」，恐是恐怕別人對自己輕賤，瞧不起自己，怕別人瞧不起自己。「乃至種種此等」，這是舉幾個例子來說，像這些念頭統統沒有，「亦得名為無一切心也」。無一切心，自然證得，『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恆沙』，這個叫做『一切善惡都莫思量』。

這幾句話，我們在《壇經》裡面見到很多次，祖師常常用這個意思來教誡學人，可見得這個道理太重要了。我們學道從哪裡入門？那就是從「一切善惡都莫思量」。你看，我們在初會裡面見到，

惠明禪師追到他的時候，想奪衣鉢，衣鉢拿不動，反過頭來請教大師。大師給他開示，一開頭就教給惠明，莫思善，莫思惡，正在這個時候，什麼是你的本來面目？由此可知，一切善惡都不思量的時候，這就是心要，這個就是悟入的機關、悟入的訣竅。所以說「自然得入」，你看自然，毫不勉強。入的什麼？入的是「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」，就是本體現前。「妙用恆沙」是從體起用。薛簡也實在是了不起，不辜負六祖。

【簡蒙指教。豁然大悟。】

剛才說過了，祖師對他的開示，其目的都是教他開悟的，而不是叫他把這個傳奏兩宮與京師裡面大德，目的不在此地，是教他開悟。我們曉得，薛簡要果然大徹大悟了，這才是真正能夠把六祖這智慧光明發揚光大，才真正做到了無盡燈。不是記問之學，不是一個傳聲筒，而是他自己真正大徹大悟了。他回到京師，與皇上、與大眾說法，就與祖師所說沒有兩樣了。這叫真正傳法。這是一個在家弟子開悟了。

【禮辭歸闕。】

『闕』是宮殿裡面，宮闕裡。

【表奏師語。】

回去報告皇上，把經過的情形報告皇上。

【其年九月三日。】

就在這一年九月初三。

【有詔獎諭師曰。】

皇帝又下了一個詔書，對於六祖大師非常的獎勵。

【師辭老疾。】

因為他沒有奉詔，是以自己身體衰老又多病，以這個為理由，辭謝不能夠奉詔。

【為朕修道。國之福田。】

這兩句話裡面有很深很深的意思，我們不能夠輕易的看過去。

『朕』是皇帝自稱，六祖大師『修道』、弘道，與他有什麼關係？這是我們四眾同修都要曉得的道理。什麼叫「修道」、什麼叫得道？希望大家在此地好好的留意。「古德云，無一切心，此名修道」。什麼叫無一切心？剛才說過，六根在六塵境界裡面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這叫修道。「若得對違順等境」，順是順自己意思的境界，違是違背，不順自己意思的境界，都無貪心、瞋心、愛心、惡心，沒有這些心，這就叫得道。所以修道的人一定要曉得，你修的是什麼道、得的是什麼道。經上所講「無上菩提之道」，就是說的這麼一樁事情，千萬不要錯會了。

什麼叫『福田』？世出世間的福報都是從法布施當中出生的，譬之如田，就是比喻好像田一樣，田裡頭能生五穀雜糧，所以叫做「福田」。這個地方講了，『為朕修道，國之福田』，剛才給諸位說，這個意思很深。在過去，羅什大師給我們講過，如果我們修財布施，經上常說的，若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，這都屬於財施，這樣大的財施，還不及四句偈的法布施，就是為人說四句偈，還比不上這個。我們初聽了，很難相信，未免把法布施說得太過分了。其實不然，我們看看羅什大師這幾句話的開示，大師說，「若行財施，但名施主，不名福田」，這是要記住，施主，「若行法施，亦名施主，亦名福田」。

「佛家弟子，稱福田僧。僧是梵語，義為和合團體。是故七眾弟子皆入僧數」，這個七眾，出家有四眾，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除這個之外還有一個學法女，所以出家有五眾；在家，我們現在所謂的男居士、女居士，在佛法裡頭稱為優婆塞、優婆夷，這是佛門裡頭七類的學生。這七類學生都叫做僧。我們不管是在家

、是出家，為佛弟子就是僧團裡頭的一員；換句話說，我們都是福田僧，福田僧不單單講出家人，在家的學佛的也是福田僧。所以你要曉得這個修道、得道，「須知修道、得道皆為福國、福民，福利一切眾生，故稱人天福田，此義不可不知」。因此我們修行要認真。因為一個真正的修行人，修道的人，得道的就更不必說了，就是正在修道的修道之人，這個地方有一個真正修道的人，這個地方有福了，這個地區有福了，這個時代有福了。當時朝廷裡面懂得這個道理，武則天與中宗都是虔誠的佛弟子，他曉得這個道理，所以才說「為朕修道」，國家的福田。

【師若淨名托疾毗耶。闡揚大乘。傳諸佛心。談不二法。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。朕積善餘慶。宿種善根。值師出世。頓悟上乘。感荷師恩。頂戴無已。】

六祖大師並沒有奉詔，但是薛簡開悟了。薛簡回去之後，將他自己開悟這個經過敘說給京師大德這些人聽，皇帝受了感動，所以才有這個詔書。『托疾毗耶』，「毗耶離」是梵語，中國的意思是廣嚴，這是當時的國名。是說往昔維摩詰居士示疾於此，釋迦牟尼佛派遣他的弟子去問候維摩居士的病，均蒙居士教誨。又與文殊大士談不二法門。這個地方是敘說這一個典故。文殊是菩薩眾裡面智慧第一。那一些示現的聲聞弟子都被維摩長者呵斥，這一些事散在經論裡面，處處可以見得到。文殊菩薩請教維摩長者，如何是不二法門？維摩居士一句話也沒說。文殊菩薩於是乎讚歎了，說「善哉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」。他示現一個樣子，一句話沒有說，所謂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這是真入不二法門。

『積善餘慶』是《易經》裡頭的一句話，大家都曉得的，我在這裡特別再重複的提一提。「易坤卦文言」，《文言》是孔老夫子

作的，說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」，這兩句話我們要好好的記住。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古人所謂說，「不是不報，時辰未到」。所以佛法從初學一直到證果都重視積善，重視善行。初學與凡夫修善，所謂是有漏的善法，這是福報。佛與諸大菩薩積善，是無漏的功德，就是他斷惡修善他不著相，所謂三輪體空，這就是轉人天福報變成了無漏的功德了。由此可知，成佛作祖還是修善積善的。

後面這個「磨衲」是袈裟之名，產於高麗。這個是質料非常之精美，是高麗國進貢到中國，過去帝王多以之賞賜高僧的。所以他在這裡說，他自己是因為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宿世種有善根，所以在這一生當中身為帝王，又能夠遇到祖師出世，示現的是『頓悟上乘』。為了感戴祖師的恩德：

【拜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。】

以這兩樣禮物送給祖師，一個是質量非常好的一件袈裟，另外就一個鉢盂，這是四事供養裡的一種。這個鉢盂是水晶的鉢，這是帝王供養給大師的。另外：

【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。】

這是第二樁事情，下了命令，皇帝下了聖旨，給『韶州刺史』，交代他替六祖大師這個寺院，如果要是有所損壞的地方要給他修理。

【賜師舊居為國恩寺。】

這個是在新興縣，就是六祖的老家，他老家原來是一個很簡陋，可能也是一個很不好的房屋。現在皇上為了報祖師之恩，也敕地方政府將六祖大師的故居，在那裡建一個寺院，這個寺院叫『國恩寺』。所以「國恩寺」就是祖師的老家，就是他的故居，在這個地方建了一個寺，這個寺一直到現在還存在。底下是第九章。

【法門對示第九】

這是祖師指示學人教學說法的要領，三科三十六對，示，這是指示人，天然佛法如是。這裡面意思也很深，我們要細細的來研究。

【師一日喚門人法海。志誠。法達。神會。智常。智通。志徹。志道。法珍。法如等。】

『等』就是還有很多。這些提到的人，大多數我們在「機緣品」裡面都讀到，把這些弟子們統統叫過來，囑咐他說：

【汝等不同餘人。】

由此可知，這些是什麼人？都是開了悟的人，跟別人不一樣。六祖大師會下開悟的一共有四十三個人，有些在身邊，有些不在身邊。這是把這些在身邊開悟的這些人都叫過來，跟他講，你們不同別人。

【吾滅度後。各為一方師。】

所謂說不同之處就在這個地方，其餘的人沒有這個資格，因為什麼？沒有開悟。你們這些人已經開悟，悟了之後，我死了以後、過去了，你們就是一方的老師，就是『為一方師』。經云，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」。這是經上的一首偈子，說明佛法的要領。佛法只有一乘，沒有二乘、三乘，佛講三乘、五乘都是方便引導，引到什麼地方？引導你趨向一乘。

「是以佛門作師」，這是講佛門裡面，以一個老師的地位出現在世間，一定要把佛法的樞要要能夠掌握住。「直了心源，出沒卷舒，縱橫應物，咸均事理，隨機授法，三學雖殊，得意忘言，頓悟一乘，見自性三寶，而圓成佛道也」。這幾句話的意思非常非常重要，說明對於老師教學的原則。出沒卷舒，縱橫應物，咸均事理，

這種教學法活活潑潑，正是經上講的無有定法，是隨機教學的。三學是講戒定慧。要緊的就是底下這兩句話，要得意忘言，頓悟一乘，重要在這個地方，要曉得它的意思，就是開經偈裡面所說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絕不能夠死在名言字句之中，所以要忘言。忘言就是要把言語文字離開，正是禪家所謂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，「得意」就是直指，「忘言」就是不立文字，這樣才能夠頓悟一乘，才能夠見自性三寶，這是圓成佛道。「教學極則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正是淨名入不二法門」。淨名就是維摩居士，入不二法門就是這個意思。這是我們一定要牢牢的把它記住。這是說他們「各為一方師」，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。

【吾今教汝說法。不失本宗。】

你們將來各為一方師，要教導別人，說法怎麼個說法？我今天來教給你們，這樣將來才不會失去『本宗』的宗旨，「本宗」就是達摩傳來的禪宗。

【先須舉三科法門。動用三十六對。】

這個『三十六對』是舉例而說的。

【出沒即離兩邊。說一切法莫離自性。】

這是原則。重要的是『說一切法莫離自性』，完全是真如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，『離兩邊』就是中道的意思。

【忽有人問汝法。】

這是講假使忽然有人來問你的話，你怎麼答覆？

【出語盡雙。皆取對法。來去相因。究竟二法盡除。更無去處。】

這是說法最高的要領。我們怕一般人在此地發生誤會，所以特別指出來提供給諸位。『出語盡雙，皆取對法』，「對」是相對的。為什麼這麼做？因為『來去相因』，「來」是去之因，「去」是

來之因。可是最重要的就是『究竟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』，這一句比什麼都重要，這就是他說法的真實義之所在。這個辦法乃是逼他悟入之手段也，然必機熟方可，就是根機成熟的人才用得上，這種一說，他就開悟了，大徹大悟了。如果功夫未到，那還應當留意格物致知，就是破煩惱障，離所知障，發誠敬心，修戒定慧，求生淨土為妥當。這是一定要曉得的。

所以祖師這三科三十六對是為根熟眾生所用的一個手段，這種手段就是逼他開悟，誘導他悟入。辦法是「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」，這是逼他開悟了，逼迫他突破。突破什麼？突破相對。突破相對，然後才能證得絕對。絕對就是一真法界，絕對就是常寂光土。可見得功夫要沒到這個境界，那用這個方法就壞了；功夫到了這個境界的時候，這個方法非常有效。我們看六祖前面接引學人，幾乎都是這個辦法，使人家在言下大徹大悟。向下的三科法門，這是舉例示範。所以這一段經文，當時在會的這些學生很得受用，自己開悟了，也曉得將來如何令他開悟，怎麼樣去接引別人，很有受用。對我們來說，還不太容易得到受用，那就是我們功夫畢竟還沒有到這個程度。

【三科法門者。陰。界。入也。陰是五陰。】

『陰』這是講的五陰，前面我們講過五蘊，五陰、五蘊是一樣的意思。五陰是：

【色受想行識是也。入是十二入。外六塵。色聲香味觸法。】

這是『外六塵』，外面一切的事物以這六條統統都包括了。

【內六門。眼耳鼻舌身意是也。】

這是『內』，也是我們所講的六根。眼根對色塵，眼對色、耳對聲、鼻對香、舌對味、身對觸、意對法，這是我們常講的六根對六塵境界，合起來講這叫「十二入」。十八界就是再加上六識。六

識的名詞跟六門是一樣的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

【界是十八界。六塵。六門。六識是也。】

這些佛在《楞嚴》裡面說得很清楚，《楞嚴》裡面講四科七大，比此地說得還要詳細。

【自性能含萬法。名含藏識。】

這個就是指的阿賴耶識。

【若起思量。即是轉識。】

『轉識』是第七識。

【生六識。出六門。見六塵。如是一十八界。皆從自性起用。】

這一句話很重要，換句話說，世出世間一切現象無不是『自性起用』。

【自性若邪。起十八邪。】

這個十八界就邪，邪知邪見，十八界的相就是起惑、造業、輪迴，輪迴就是苦報，就是這個相，這叫『起十八邪』。

【自性若正。】

『正』是正覺。

【起十八正。】

這個十八界就顯示出什麼？實報莊嚴土。由此可知，實報土是十八界自性正用。像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，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說的華藏世界，所說的一真法界，這是十八界自性正用。六道輪迴是自性所起十八界的邪用。這是邪正之分，邪用是六道輪迴，正用是一真法界。由此可知，真正境界裡頭有沒有邪正？沒有，邪正是從人心分的。換句話說，是從自性覺迷上分的，自性覺就是正用，自性迷就是邪用。

【含惡用即眾生用。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。由自性有。】

這一段所說的就是諸法實相，我們要很細心的深深的去體會，就能夠悟入諸法實相。以這個為基礎來修正我們錯誤的邪見，恢復我們正覺，我們的功夫就得力了。下面說：

【對法。外境無情五對。】

這『五對』是舉例而說的，我們修學要曉得舉一反三，聞一知十，佛門裡面常說「一聞千悟」，要具有這樣的善根，學佛就快了，學佛就必定有成就了。我們看他所舉的例子，『外境無情』舉了「五對」：

【天與地對。】

這都是講相對的。

【日與月對。明與暗對。陰與陽對。水與火對。此是五對也。】

諸位要記住前面講的，這個『對』就是二法，目的是要叫聞法的人「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」，這就是他開悟了，道理在此地。不是故意跟人唱反調，不是模稜兩可，而是教人二法盡除，其目的在此地。

【法相語言十二對。】

這也是舉例子。

【語與法對。】

因為言語是表法的，『法』就是義理。

【有與無對。有色與無色對。有相與無相對。有漏與無漏對。】

這個『漏』在佛經裡用得很多，這也是個代名詞，通常我們講是煩惱的代名詞。

【色與空對。動與靜對。清與濁對。凡與聖對。僧與俗對。老

與少對。大與小對。此是十二對也。】

這是講的法相語言上，舉出十二個例子。

【自性起用十九對。長與短對。邪與正對。痴與慧對。愚與智對。亂與定對。慈與毒對。】

『痴』就是愚痴，『慧』是智慧。『毒』就是沒有慈悲心，我們常說的心狠手辣，這個心狠毒，狠就是「毒」。

【戒與非對。】

『非』就是惡，『戒』就是善。

【直與曲對。實與虛對。險與平對。】

『險』是危險，『平』我們講的平安。

【煩惱與菩提對。常與無常對。悲與害對。】

『悲』是慈悲，『害』是傷害。

【喜與瞋對。捨與慳對。】

『慳』是慳吝，『捨』是布施。

【進與退對。生與滅對。法身與色身對。化身與報身對。此是十九對也。師言。此三十六對法。】

這是舉例，舉出『三十六對』這種方法。

【若解用。】

『解』是你了解、你通達，非常靈活的去運用，而且運用得非常恰當。

【即道貫一切經法。出入即離兩邊。】

換句話說，這一樁事情，實在講，悟了之後才運用得自在，運用得自然。如果沒有到這個境界，自己要想學著用，沒有入境界，道聽塗說，要學著用，那恐怕還不如前面我們所看到的神會小師，恐怕還不如他。神會小師就是自己沒有開悟，學開悟人的言語，在六祖面前胡說八道，被六祖呵斥，糾正過來。他畢竟還算聰明，覺

悟以後懺悔。我們如果要錯用了，其結果是世智辯聰，誰來糾正我們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開悟？這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，不是一個小問題。不明諸法實相，不但我們不能起用，就是祖師所說的這一段話我們也很不容易理解。

佛在《楞嚴》上有一段話，說得比祖師的容易懂，我們可以將《楞嚴經》這一段經文來看看。《楞嚴經》上說，「阿難，汝猶未明」，你不明瞭，阿難跟佛這麼多年，你還是不明瞭。「一切浮塵，諸幻化相」，像我們剛才所講的，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說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又說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佛在此地所講的是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，隨處也就是當處。這個事情就像電視、電影的銀幕一樣，那個相的確是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。因此它是「幻妄稱相」，那個相是虛妄的，不是真的。「其性真為妙覺明體」，相是妄的，性是真的。

「如是乃至五陰六入」，這個六入就是此地講的六門，「從十二處」，十二處是此地講的十二入，「至十八界。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，因緣別離，虛妄名滅」，生、滅、合、離都不是真的。「殊不能知，生滅去來，本如來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動周圓，妙真如性，性真常中，求於去來迷悟生死，了無所得」。又云，「汝元不知，如來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循業發現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」，惑是迷惑，以為是因緣，「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」。我們看了《楞嚴經》上釋迦牟尼佛這一番開示，這一段的經義非常之精深，如果我們能夠有一些體會、有一些認識，我們對於祖師這一種接引學人的手法，那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了，正是佛門裡面常講的稱性之說！所謂稱性之說，乃是無說之說，說而無說。

【自性動用。共人言語。外於相離相。內於空離空。】

這就是稱性之談，內外都沒有執著，就是佛所說的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是這樣的一個境界。

【若全著相。即是邪見。若全執空。即長無明。】

這兩句話我們要好好的記住，學佛的人大病就在此地，不曉得佛祖說法的真實義。佛祖說法的實義是叫我們離相，『外於相離相』是外離相，『內於空離空』是內離相，內外統統不執著，空有二邊都不執著，也沒有一個什麼中道，所以說二邊不著，中道不存。怕的就怕執著，你要是全著相了，就是空有都著了，這是『邪見』，增長「邪見」。『若全執空』，有不執著，能夠離了，就是外於相統統離了，內於空執著，你增長『無明』，增長「無明」，不能見性。這個意思清涼大師在《華嚴經疏》裡面也說得很清楚。

所以學佛的人應當時時檢點自己的身心，就是做自我的考核，我們的邪見、我們的無明是不是在增長？如果我們的邪見、無明一天比一天輕，這個現象就是好現象。邪見要是少了，正覺就現前。因為邪見就是所知障，無明就是煩惱障，這兩種少了，我們所現的現象就是煩惱少，所謂煩惱輕，菩提長，菩提覺性長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定慧的相現前。我們六根在六塵境界裡面，心能夠不動，定增長；一切境界了了分明、清清楚楚，智慧增長，這是好現象。如果在境界裡面，還是起心動念、還是分別執著，那你就是邪見增長。如果說完全念頭都沒有，什麼也不理會，好像心清淨了，可是外頭一塌糊塗，那這個要曉得，這叫增長無明，這個不是一個好現象。心雖然清淨了，如如不動了，可是外頭境界是一無所知，這個不行。真正的禪定是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自己心中如如不動，這個才是真正禪定，才是真正功夫的增上。底下舉幾個例子來說。

【執空之人。有謗經。】

毀謗經，這就是錯解了意思。

【直言不用文字。】

禪家常說的，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，於是一類無知的人執著在這一句上，他就不用文字了，他也不要念經了，也不要聽經了，認為他這個修行就是正確的。其實他是誤會，是錯解了佛祖說法的意思。

【既云不用文字。人亦不合語言。】

為什麼？『語言』就是文字，我們用一種符號把它記錄下來，這就叫做『文字』，「文字」跟「語言」是一個意思，不是兩個意思。所以六祖說：

【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。直道不立文字。即此不立兩字。亦是文字。】

這個『不立文字』就是文字相，「不立文字」也是文字。

【見人所說。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須知。自迷猶可。】

你自己迷了，那自作自受，怪不得別人。

【又謗佛經。】

這個造罪就太大了。所以在此地極力的勸人：

【不要謗經。罪障無數。】

『謗經』就影響到別人，那個初學的人，無知之人，聽了你的話，也跟著你這個路子走，這個罪過就大了。你自己把路子走錯了，活該！你帶別人走一條錯路，那你是要負責任的。所以這個結罪是從這個地方結的，這是無量無邊的罪過。

【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。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。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。】

『累劫』，不止三大阿僧祇劫，無量劫這樣做法，見不了性的。我們別的人不要去管他，六祖大師在前面一再開示我們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他人過」，別人怎麼個做法與自己總是不相干。得要

問問自己，我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如法，還是與法、與理相違背？這是比什麼都重要。我們想一想，我們有沒有『著相於外』？我們對於外面六塵的境界相有沒有執著？有沒有被外面境界所轉？這個是要覺悟的，是應當要回光返照的。我們有沒有『作法求真』？「作」是什麼？是有作、有為，以有作為的修學方法去求真如本性，這是錯誤的，因為有為法決定見不到真如。

『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』，說有、說無，這是說什麼？自己沒有見性，自己沒有明心，自己沒有得禪定，建道場說法利生，說的什麼法？道聽塗說，儒家所說的「記問之學」。我們看很多，我們記很多，我們到處請教，聽人家說得很多，沒有一句是自性清淨心裡面顯露的。世間人所謂「一肚子的佛法」，這「一肚子的佛法」就是記問之學。真正佛法？真正佛法是一法不立，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那是真正的佛法。可見得，真正的佛法就是自性清淨心，清淨心中一法不立，那是真正佛法。如果我們要是滿肚子的佛法，一肚子的學問，這糟糕了，世間法裡頭能夠講，佛法裡頭那就麻煩大了，那就是過患了。這個搞法，祖師講了，『累劫不得見性』。我們想想，我們今天所修學的是不是這樣的？如果是這樣，那要痛改前非，自己要曉得，自己的路子走錯了，已經走到記問之學上去了，要趕緊回頭，依照佛祖教學的原理原則修正我們錯誤的修學法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講到此地。